一碗杂烩

○ 周永兰

这两年,杂烩又火了起来。朋友打来电话,约我吃杂烩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杂烩算是“大菜”,小时候跟着大人坐酒席才能吃到,总是在一道道凉热菜之后才被郑重端上桌。我能耐着性子守在桌旁,就是在等它的出现,确切地说,是等里面的酥肉。至于形状和颜色都好看的豆腐片、萝卜片、黄花菜,包括被大人们夸赞“有嚼头”的响皮,在我看来,味道都不能跟酥肉相比。遗憾的是,酥肉不多,一桌八个人分,我最多吃到两块。

没吃够,便对这菜念念不忘。有一年寒假,姑姑带我去山里的亲戚家送礼,席上正好有杂烩,姑姑专门去后厨给我舀了一小碗酥肉。我吃得心满意足,没想到夜间便出了意外,上吐下泻。幸好主人家懂医理,说小孩子体弱,估计是吃饭着了凉,喝碗草药就好了。姑姑懊悔,说不该由着我吃那么多。从那以后,我几乎不再吃杂烩。后来,这道菜也在酒宴中渐渐消失了。

没想到,三十多年后,杂烩突然又火了。柳树镇的陈家老饭店,县城里的几家饭馆,都以杂烩出名。这次朋友相约的这家酒店,我去过几次,印象颇好,但品尝他家的杂烩,还是第一次。

正值深秋,夕阳下的牧马河泛着斑斓的光,衬着两岸的树木和远处的黛山,越发明艳。我顺着河堤走走看看,不觉就到了酒店门口。

朋友们边吃边聊。菜品很丰富,每一道菜的色香形味都看得出用了心。尤其是特色菜“茶粉凉皮”和“茶香黄辣丁”,清爽鲜香,入口难忘。

酒过三巡,酒店老板向同桌人致意后,起身去后厨烹制杂烩。我满怀期待:时隔多年,现在的杂烩是什么样的?

二十多分钟后,一盆热气腾腾的杂烩摆上了桌。白瓷盆里,汤面上漂浮着点点葱花香菜,汤底里则五颜六色,有酥肉、响皮、蛋饺、木耳、黄花菜、胡萝卜片等,鲜亮诱人。盛进面前的小碗时,我却被那汤吸引了。汤色极清,不见油花,却散发着清鲜的香气。细细品尝,醇厚鲜美,清淡中层次丰富,不是调料堆出来的刺激味蕾的鲜,而是慢火熬出的厚味。听我夸赞,老板笑道:“慢熬出真味,这汤文火慢煨了三个多小时。”

再尝酥肉和响皮,酥肉滑嫩松软,轻轻一咬,葱香姜辣、花椒的麻与猪肉的醇香便在口中散开;吸满汤汁的响皮软糯滑爽、厚实而有弹性,越嚼越香。

一碗见底,我意犹未尽,又添了一碗。说也奇怪,记忆中杂烩汤里蔬菜寡淡无味,现在却觉得各有妙味,竟然吃了不少。

老板夫妇热情招呼我们用餐,然后向在座的一位餐饮界前辈请教。那位前辈慢慢说道:“汤是熬到位了,不过菜量还是偏大,啥时候都不能浪费。”

同桌的朋友们连连点头。有人聊起烹饪火候,也有人感叹,写小说就像做一锅杂烩,要让各个角色像各种食材一样,既保留自身特点,又与整体和谐统一。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朋友笑着接话:“我们这些人,年龄不同、职业各异,却坐在一起共品佳肴,谈天说地,其乐融融,是不是也像这一锅杂烩?”

听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吃杂烩受凉的那桩旧事。那时候,农村酒席多是院坝宴,露天开席,冷风一吹,小孩子容易着凉。好多年未参加过农村酒宴,不知现在咋样了。老板笑道:“现在哪还有以前那样的坝坝宴。现在农村酒席讲究得很,不用担心被冷风吹到。”

朋友问我,今日杂烩味道如何。我认真想了想,答道:是以前的菜式,有以前的滋味,但比以前做得更精细,味道更丰富、更耐品。

回家的路上,晚风拂过河堤,也抚着我发热的脸颊。想起相聚的朋友们,想起老板那句“慢熬出真味”,我忽然觉得,杂烩之所以醇厚,或许正因为它的“杂”——酥肉、响皮、黄花菜,各有各的性子,却在一锅汤里彼此成全。

这一碗,确实耐品。

一个掉了底的茶杯

○ 张玉虎

茶杯底掉了。

这是一个红色的紫砂陶杯。它跟了我八年,从市上到县城,泡过红茶、青茶、白茶、黑茶、茉莉花茶……喝茶讲究的人,是喝什么茶用什么壶或者杯。泡红茶用泡红茶的壶或者杯,泡青茶用泡青茶的壶或者杯……我没那么讲究,手边有什么茶,就在这个茶杯里泡什么茶。

日久天长,杯子外面被我磨出了一层浅浅的釉光,杯子里也渍了一层茶锈。听人说,茶锈渍得厚了,就叫茶山。养出了茶山,不用放茶叶进去也能泡出茶水。倘若我的茶杯里养出了茶山,那我以后就不用再买茶叶了,这不就省下了买茶叶的钱吗?于是,我开始琢磨怎么能快速地养出茶山。以前在乡下,见一些老头老太将茶壶塞进灶膛里熬茶,把茶壶外弄得乌黑如墨,茶壶里倒是渍起了厚厚的茶锈。这说明,熬煮是养出茶山的一条捷径。可我住的是单元楼,没有灶膛,也没有炉子,没办法熬茶。怎么办?我从网上买了个电炉子,开始熬茶。熬了两三次,茶锈没什么变化。这样下去,何年何月才能渍出茶山?何年何月才能省下买茶叶的钱?我焦躁不安,想着大概是火力不够吧,便打开煤气灶,将茶杯放上去熬煮。倒也没什么差错。可是,当我再次将茶杯放在电炉子上熬茶时,听到了“嗞嗞嗞嗞”的声音。怎么回事?我左瞅瞅,右瞅瞅,找不到发声的原因。因为担心弄坏了电炉子,只好将茶杯提了起来。坏了!随着一阵尖利的“嗞嗞嗞嗞”声,白烟冒起。然后,我看见杯底留在电炉子上,手里只提着一个掉了底的茶杯。



我拿着茶杯怔怔地坐了半天。

这叫…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?偷鸡不成蚀把米?……想了一会儿,拿起茶杯,从杯口望向杯底。只看见下面有一块圆形的白色东西,那是地砖。我又呆望了一会儿,脑子里莫名地蹦出一句话来:真像我掉了底的人生。

茶杯底掉了,像一个炮口。我拿着杯身去了窗前,对着天空望了片刻。庞大的天空仅剩下一个杯口大小的圆圈。居然想到一个哲学性的问题:当你限制了自己的眼界的时候,你看到的也就是杯口这么大的一片天空。不由得笑了一下。

然后,我把杯底和杯身对接在一起,小心地放在茶几上。妻子回来后收拾茶几,一拿茶杯,杯身拿起来了,杯底留在了茶几上。我大叫:“你弄坏了我的茶杯!”妻子看看杯身,又看看杯底,笑了,说:“你弄坏的,赖我。”我笑了一下,说:“但是,坏的现在在你手上,你得赔我。”妻子当然不赔,反倒让我赶紧将它扔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。用它做个小花盆?漏水。用来装东西?也没法装。想了想,把它放在了窗台上,每天都去看上两三次,倒不是舍不得它陪伴我多年的时光,人最终要走向孤独,要走向一无所有,所以,留恋和舍不得只是一种苦恼的羁绊,我只是有点惋惜那层茶锈,它本来可以让我省茶叶钱的日子提前不少,可现在,我又得从头开始。

诗歌苑

治疗疼痛（外一首）

○ 李艳妮

在那样痛苦的河流里
昨日,我盛了一捧泉水
告诉他们一个新的开始
告诉他们,
我将用它拯救自己的干渴
在躯体里
沉睡着疲惫的伤疤
当他们讶异于这苦难的泉水
如何浇灌
我得到的不会是腐烂
而是愈合,而是重生
那伤口
会长出一双翅膀

游荡

太阳沉在我的脚底
栖息在一捆勾人的柴火上
我将石头还给高歌的圣者
摆摆手
从不做拥有它的囚者
我平等又孤傲地流浪
尽管这乡野的天
从未做过饮马的山夫

广告

欢迎订阅 2027年 文化艺術報

扫码订报

《文化艺术报》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管、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，是西北地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省级文化艺术行业综合资讯报纸，创刊于1958年1月1日，主要面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、热爱并关注文艺现象及发展的读者。报纸始终倾力传播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优秀文化，开设的主要栏目及周刊包括要闻、资讯、人物、文博、考古、新教育周刊、美术周刊、龙首文苑、悦读空间、非遗传承、书法艺术、影视热评等。

全年定价:418元





订阅1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9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26寸旅行箱

订阅2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16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30寸旅行箱

注:赠送行李箱活动,以同一订单回执上的份数或同一发票上的份数为准。

邮发代号:51-20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61-0032
地址: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大厦A座7层
邮箱:whysbbjb@126.com
邮编:710061

征订热线
029-89820013